

祁阳县祁剧团集体讨论
李时英执笔



(祁 剧)

燕子与兰兰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人 物

江 燕 女，十九岁，共青团员，高中毕业生，人称“燕子”。

丁 兰 女，十九岁，高中毕业生，人称“兰兰”。

江爷爷 男，六十来岁，江燕的祖父，大队党支部书记。

江望龙 男，四十多岁，江燕的父亲。

丁奶奶 女，六十多岁，丁兰的祖母。

江媽媽 女，四十多岁，江燕的母亲。

李金宝 男，二十岁，青年社员。

王兰花 女，十七岁，高小毕业生。

江小燕 女，十岁，江燕的妹妹。

丁小毛 男，十岁，丁兰的弟弟。

周言广 男，五十多岁，社员。

记 者 男，二十多岁，某报社记者。

青年甲乙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天下午。

地 点 湘南某农村。

〔锣鼓声中，小燕、小毛在二幕前上场，他们几次想要讲话，都被锣鼓声压住，急得直顿脚，向音乐部大喊：

小小 燕。毛 莫——打——了！

〔锣鼓停止。

小 毛 要你莫把鑼打！
小 燕 要你莫把鼓敲！
小 燕 讓我們向——
小 毛 叔叔伯伯，
小 燕 嬸子阿姨，
小 毛 老爷爷，
小 燕 老奶奶，
小 毛 大哥哥，
小 燕 大姐姐，
小 燕 問——个——好！（行少先队礼）
小 毛 这个戏名叫——
小 燕 燕子与兰兰。
小 燕 燕子与兰兰，演的是我們家里的事。
小 毛 我叫江小燕，
小 燕 我叫丁小貓！
小 毛 你叫小毛！
小 燕 我偏叫小貓！
小 毛 我会飞，
小 燕 我要把你吃掉！
小 毛 我告訴姐姐！
小 燕 我也有，你吓我不倒！
小 毛 我姐姐今年十九岁！
小 燕 我姐姐——明年二十了！
小 毛 我姐姐高中毕业回农村，
小 燕 我姐姐也——

小 燕 我姐姐是共青团員，
小 毛 我姐姐——
小 燕 吔，你姐姐不是，不是！
小 毛 今年不是，明年就是了！
小 燕 我姐姐好！
小 毛 我姐姐好！
小 燕 我不和你爭！
小 毛 我偏和你鬧！
小 燕 我們不要爭，我們不要鬧，姐姐今天就要回来了。
小 毛 回来了怎么样？
小 燕 喊来要大家評一評，
小 毛 要得，看看哪个姐姐好！
小 燕 走，接姐姐去！
小 毛 走嘛！（同下）

〔二幕启。江、丁两家門口。舞台上一派秋景。台左露出朝門和圍牆的一角，一道小河从村旁流过。台右一座小石板桥，有一条大路从桥上通过，沿小河伸向村庄側面深处。

〔正是日照斜、炊烟起的时候，太阳从舞台正面偏右的方面照过来，把台上的一切染成金色。

〔音乐声中，鳥語醉人，近处安謐恬靜，远处傳來一陣陣欢笑。

〔江媽媽提竹籃自屋側上，聞远处欢笑声，也笑了。

江媽媽 （唱）紅日西斜已傍山，
离了江畔到門前，
鳥語声声齐报晚，
戶戶飄揚夜飯烟，

手搭凉棚朝远看，

〔丁奶奶自朝門內出，亦朝同一方向眺望。〕

丁奶奶（接唱）不見燕子与兰兰。

江媽媽 老奶奶，你老人家也来了？

丁奶奶 嗯，怎么这时候还没到屋咧？呃，二嫂，回来了，回来了！
你看！

江媽媽 〔（一看）……〕

丁奶奶 走前面的那一个，好像你屋里燕子。

江媽媽 她的辮子长，燕儿的辮子短。

丁奶奶 后面那一个——

江媽媽 沒穿花衣衫。

丁奶奶 那就不是，我兰兰爱穿花衣。

江媽媽 看錯了。

丁奶奶 眼睛不中用了，老了！

江媽媽 你老人家心里欢喜，年青了好多咧！

丁奶奶 你不欢喜啊？

江媽媽 崽女有出息了，哪还有不欢喜！

丁奶奶 連沒想到噢！

江媽媽 沒想到什么？

丁奶奶（唱）解放前我两家日子苦連天，

光眼瞎子代代传，

現在呀！

有吃有穿还不算，

又出了两个女状元。

江媽媽 老奶奶，叫大学生咧！

丁奶奶 大学生和状元还不是一样？

江媽媽 (唱) 老奶奶你的福气好，

丁奶奶 你讲得好。

江媽媽 不是讲得好。

(唱) 崽当干部，孙女又是女状元。

丁奶奶 这还不是托毛主席的福！

江媽媽 是啊，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哪里有今天！

丁奶奶 (唱) 你燕子比我兰兰强的远，

是团员又是个什么委员。

江媽媽 你屋里兰兰也好啊！又聪明，又象花朵一样好看！

丁奶奶 (喜得合不拢嘴) 妹崽蠢倒不蠢，就是脾气拗，不听话咧，一时哭，一时笑，一时欢喜一时恼，淘气啊！她爹爹脾气不好，前几年我在城里和她爹“结孽”也结够了。

江媽媽 年青人，淘气，总有点，大了就好了。

丁奶奶 是嘛，我也讲囉，妹崽十岁就死了娘，也“造孽”，讲就讲十八、九了，百事还和小孩子样，等老练了就好了。

[江望龙上，手上提一尾大鲤鱼，鲤鱼不屈地翘动着尾巴。周言广拿酒葫芦自另一边上，江望龙把鲤鱼丢进江媽媽身旁的竹篮内。

江媽媽 (吓了一跳) 什么？

周言广 这叫“鲤鱼跳龙门”。

江望龙 言广哥，你怎么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周言广 没有这两下，我那五载寒窗，岂不白费！望龙老弟，自古以来，喜事有吉兆，我崽云生出去工作的时候，我就梦见狗婆蛇成龙鸡生凤，……

江望龙 嘿嘿，你尽讲笑话！在我屋里吃夜饭。

周言广 我有事，(揚揚酒葫蘆)打轉來。(下)

江望龙 兰兰和燕子還沒到屋？

江媽媽 我和老奶奶就在这里心咧！

江望龙 你还不煮夜飯？

江媽媽 急什么？晏点吃！

江望龙 鸡杀了嗎？

江媽媽 就等你回来嘛。

江望龙 好，我来杀！(高兴地进屋)

丁奶奶 你看他好欢喜！

江媽媽 他呀，癩子宝，时而欢喜打蹦，时而倔得个死样子；不过送崽女讀書，拚死拚命都沒二話講。

丁奶奶 哪个不“望子成龙”啵！

江媽媽 我該煮夜飯去了，老奶奶，你老人家和兰兰、小毛就莫煮夜飯了，在我屋里吃。

丁奶奶 要得。明天早晨再到我家来。这几天，也弄点好东西給妹崽吃，讀大学了，一年怕也难得回来一轉咧！

江媽媽 哎！(同丁奶奶下)

[江燕內唱：“离了公路走大道，”上。她是一个十九岁的年青姑娘，微黑的臉，被阳光映照得紅扑扑地，一双短辮子，略向后翘，打扮得朴素、健美，她肩挎书包，书包上綉着两只飞翔的小燕子。

江 燕 (唱)上了小小的石板桥，

枝头八哥喳喳叫，(下桥)

江里魚跃浪花高。

山前桔子紅脸笑，

田間晚稻随风搖。

好山好水阳光照，
紅装綠裹分外娇，
山上松柏常不老，
野地里花香四处飘，

〔远处傳來欢笑声。〕

山好水好人更好，
欢迎燕子回来了！
燕子生长在家乡怀抱，
你叫我嫩秧长成苗，
爹娘养我又把我教，
我学会了手能揮鋤肩能挑，
学会了上山把柴砍，
学会了下田插秧苗，
共产党毛主席把我教导，
青年人莫怕艰苦莫辞劳，
为了把家乡建設得更美好，
我才学梁間燕子又归巢，
今日回家来报到，

（走到門口止步，回头喊）兰兰！（返身上桥）

〔丁兰上。丁兰，十九岁，漂亮，丰满，长辮子，打扮得雅而不俗，拿一把小洋伞，略带笑，但笑得勉强，走上小桥，迟迟不进。〕

江 燕 兰兰，你怎么不走了？

丁 兰 （接唱）只觉得心如擂鼓脸发烧。

江 燕 兰兰，勇敢些，怕什么！

丁 兰 燕子，好难为情。

江 燕 在路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还是象个新娘子一样？

〔小燕、小毛拿简单行李上，小毛玩小汽车，小燕玩不倒翁，两个小鬼趣，过江燕、丁兰，向屋里大喊：

小 燕 妈妈，姐姐回来了！
小 毛 奶奶，

〔丁奶奶、江妈妈急从屋里走出。

江 燕 妈！丁奶奶！

丁 兰 奶奶！江伯娘！

丁奶奶 呀，兰兰，燕子！

江妈妈 燕子，兰兰！

丁奶奶 (对丁兰)快让奶奶看看，瘦了没有。你看，这一脸汗咧！

江妈妈 (对江燕)哎呀，好蠢哪，草帽子也不戴一个，晒得成了雷公老子的丈母娘了！

丁奶奶 脚走痛了吧，快坐下。

〔王兰花、李金宝、青年乙上，与江燕、丁兰互相热烈招呼。

金 宝 (大喊大叫，学传统戏念白)燕子、兰兰，我李金宝未曾远迎，望乞恕罪！（一左一右，与江燕、丁兰握手）

兰 花 看你囉，弄起人家一手泥巴！

金 宝 对不起，对不起！

江 燕 泥巴窝里长大的，还怕泥巴！

丁 兰 (嫌脏，用手帕擦手)

兰 花 (对江燕特别亲近些)燕子姐姐！

江 燕 兰花，又胖了，越发象个南瓜了。

兰 花 (笑)看你囉！（认真地）燕子姐姐，我多么想你们回来。

江 燕 做什么？

兰 花 不做什么，你回来我好耍些。

金 宝 好，那就叫她们莫上大学了，专门在家里陪你耍！

〔丁奶奶、江媽媽等笑。

丁奶奶 兰兰，你们考在哪里呀？

金 宝 老奶奶，左右还不是大学。

丁奶奶， 我还不晓得是大学，大学总有个地方嘛！

金 宝 那总是大城市囉！

兰 花 你是神仙，天上事晓得半，地上事晓得全！你说她们考在哪里？

金 宝 （一想）不是长沙，就是北京。

小 毛 我说是长沙！

小 燕 我说是北京！

青年乙 兰姐，是北京嗎？

兰 花 （同时）北京那才好咧！燕子姐姐，你到北京给我买几本连环画，好吗？

江 燕 兰花，我们不去北京。

江媽媽 燕子，你们到底考在哪里呀？

丁奶奶 是啊，兰兰，到底考在哪里呀？

江 燕 媽……

〔江望龙一手捉鸡，一手拿斧头上。

江 燕 爹！

丁 兰 江伯伯！

江望龙 （心里高兴）燕子、兰兰，来，走几步给我看看。

江 燕 做什么？爹！

江望龙 你莫管，走几步给我看看。

〔江燕拉丁兰走了几步，因为不了解江望龙的用意，有些奇怪，步子也不自然。李金宝学她们。〕

江望龙 象！象！

小 燕 象什么呀？爹！

金 宝 象个大学生了！（大笑）

小 燕 爹，你拿斧头怎么杀鸡呀？（进屋）

江望龙 哦——（自己好笑）

〔众笑。〕

江 燕 爹！……

江望龙 什么时候上学啊？

江 燕 爹，我……

江望龙 （打断）随你哪天走都行，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江 燕 爹，你听我讲囉，

江望龙 我晓得！怕家里有困难，是不是？不要紧，只要你有出息，我甘愿。再说……

江 燕 不是的，爹！

江望龙 什么？

江 燕 我不走了。

丁奶奶 你也不走了，兰兰？

……

〔丁兰点头。〕

江望龙 什么，什么？你们不走了，这是什么话？

众 不走了？

江 燕 爹！

丁 兰 （同时）奶奶！

江望龙 怎么？没考上？

江 燕 嗯。

江望龙 唉！（不快地坐下）

〔哑场片刻，王兰花起初因江燕不走，有些高兴，看看江望龙的眼色，又同情江燕。

〔鸡叫。

江望龙 你叫死叫魂！

〔小燕拿菜刀上。

小 燕 爹，杀鸡囉，

江望龙 杀你的骨头！没出息！（把鸡丢进门内）

〔静场片刻。江爷爷上。

江爷爷 燕子、兰兰，回来了？

江 燕 爷爷！

江望龙 爹——

江爷爷 （看看众人脸色）怎么？

江媽媽 （小声地）没考上。

江爷爷 （笑起来）哦，小燕，到屋里拿板子来！

小 燕 爷爷，拿板子做什么？

江爷爷 每人打二十大板。

江 燕 爷爷！

江爷爷 没考上大学，还不该打板子？哈哈……！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没考上有什么关系？回来参加生产，队里正需要。队长学习去了，我代表全体社员欢迎你们。

众青年 欢迎，欢迎！

金 宝 我们的科学实验，多了两把好手！

青年乙 我们民校又多了两个老师！

江 燕 (得到鼓舞,頑皮地)爷爷,不,亲爱的老爷爷,党支部书记同志,你的孙女江燕,回乡生产,向你报到!

江爷爷 好,有志气!

江 燕 (向丁兰示意)兰兰。

丁 兰 江爷爷,我也报个到。

江爷爷 对,应该这样。(向江望龙咧嘴)燕子,怎么不向你爹报到?

江 燕 (頑皮地)爹,你要不要?

江望龙 (看看江爷爷)要!

金 宝 (学望龙)要!

江爷爷 (笑)你不要也得要!

江 燕 爷爷,听说我们这里要修拦河坝了?

江爷爷 对!不过县委还没正式批下来。你作了长期打算?

江 燕 一辈子。

江爷爷 决心不小,任务呢?

江 燕 当个新农民,建设新农村。

江爷爷 有困难,怕不怕?

江 燕 跟着爷爷走,天大困难也不怕!

金 宝 不要光喊口号啊!

江 燕 说到做到!

江爷爷 好!兰兰,你呢?

[丁兰不语,勉强点头。

[小毛玩小汽车,被金宝夺去,小毛追赶,金宝以望龙作屏障:

江望龙 (不耐烦)吵什么?没出息!还不车水去!(进屋)

江爷爷 对,大家先车水去吧!以后慢慢看,慢慢谈。

江 燕 妈,我也车水去。

江媽媽 走累了，明天再去吧，

江 燕 媽，我不累。

江爷爷 燕子，(故作命令式)今天休息，明天去！

江 燕 爷爷，你打击人家的积极性。

江爷爷 嗨！帽子倒不小，你們沒有劳动习惯，慢慢来！

江 燕 不！爷爷！

江爷爷 好，那就只准你車五分钟！兰兰，你去休息！

〔丁兰也勉强要跟去。

丁奶奶 兰兰，快进屋去休息。

江 燕 走，車水去，

〔众同下，台上只留下江媽媽、小燕、小毛、丁兰、丁奶奶。

江媽媽 兰兰，你就住在我屋里吧，和燕子一起，也好有个伴！

丁 兰 哎！

丁奶奶 要得！

〔江媽媽牵小燕下。江望龙从屋里出来。

丁奶奶 兰兰，你們怎么不在城里找个工作？

丁 兰 爸爸不准，硬要我回来。

丁奶奶 什么？你爸爸不准，真是当干部越当越胡涂了！

江望龙 找得到工作嗎？

丁 兰 不一定。

丁奶奶 你写封信去問一問。

丁 兰 給誰写信？

丁奶奶 你爸爸那样多同事，你就沒有一个熟悉的？

丁 兰 对，我給陈叔叔写信去。

江望龙 哎，把燕子的名字也写上去。(下)

丁 兰 嗯！

丁奶奶 走，进屋去！

丁 兰 （一想）奶奶，写信去找工作，叫爸爸知道了……

丁奶奶 莫信他的，奶奶给你作主。

丁 兰 好奶奶！

〔丁兰与丁奶奶进屋。

——幕閉——

第 二 场

时 间：前场数日后。

〔二幕前，江望龙上。

江望龙 （念）燕子兰兰回农村，

叫我时刻挂在心。

〔江燕、丁兰上。

江 燕 爹，

江望龙 做什么？

江 燕 出工。

江望龙 出工你就出是了，还喊我一声做什么？

江 燕 兰兰她……

江望龙 兰兰？（对丁兰）队上不是說要你扯草喂兔子？

丁 兰 人家又不是小孩子！

江望龙 那……就到糯禾田边守鸡。

江 燕 爹，那是老伯娘老奶奶做的事。

江望龙 你要做什么呢？小孩子的事嫌小了，老人家的事嫌“老”了，車水又吃不消。这就难調摆！

江 燕 兰兰，你去参加晚稻追肥吧！我去跟大家說一声。

丁 兰 嗯，

江望龙 (向江燕)你做什么？

江 燕 車水呀！

江望龙 吃得消就去，吃不消就回，不是种田种地的材料就莫逞强！我也沒指望你这两个“大学生”！（欲下，見江燕未戴草帽）草帽子也不戴一个！（把自己的草帽扣在江燕头上）
嗯——！（下）

〔江燕对望龙做个孩子式的表情。

江 燕 兰兰，走吧，慢慢学。（二人同下）

〔二幕开，現出田野，藍天上浮动几片白云，小河畔，一排白楊树亭亭玉立，台中偏右处有一棵大树，是人們田間劳动中休息乘凉的地方。

〔周言广上。

周言广 (念)太阳紅似火，

舌干口又渴，

牛儿套树上，

我去把水喝。（下）

〔江望龙有事从这里经过，見牛扯断了繩子，在吃紅薯藤，大喊。

江望龙 哎呀，牛吃紅薯了！言广哥，牛吃紅薯了！（吆喝牛，下）

〔周言广上。

周言广 啊！这条死牛哎，好吃鬼！

江望龙 (复上)你放牛倒放得好……

周言广 我刚轉脚，到井边吃一口水……

江望龙 你要把牛套好嘛！

周言广 套得好好的。

江望龙 怎么跑到紅薯田里去了？

周言广 (对望龙的話不滿) 几甬紅薯要么子紧！

江望龙 哎，你怎么这样讲？一甬紅薯也是大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嘛？

周言广 好，赔几个工分錢还不行嗎？

江望龙 (也有气) 哦，你錢多！

周言广 不才，有个不爭气的崽，每月有个十元、二十元寄回来：

江望龙 (被周言广刺了一下) 晓得你有个好崽！

周言广 比你屋里高中毕业生就比不上！(旁白) 千多块錢买把鋤头！(下)

[內戚：“换班了！”江燕、兰花、金宝上。]

江望龙 (被周言广的話噎住了，見了江燕沒好气，想說什么，沒說出口)

江 燕 爹，什么事？

江望龙 你管我什么事！(下)

金 宝 又要說你“沒出息”了！

江 燕 我爹心里有难处，你們不晓得。

兰 花 燕子姐姐，你真的要当一辈子农民？

江 燕 你不信？

金 宝 嗯，鬼信！长期打算，咧，兔子尾巴，(用手比划) 这么点点长，总有一天，脚板涂油，一溜就走了。

江 燕 我說到做到！

金 宝 事到头来不自由嗽！說得到，难做到！

江 燕 (急了) 你們怎么不相信人家？

金 宝 (故意) 你呀，不是当农民的材料。

江 燕 为什么？